

2704

松桃文史資料



第二輯

松桃政协



松桃文史资料

第二辑

It 113/36

政协松桃苗族自治县委员会

一九八三年·松桃

松桃文史资料（第二辑）

承办单位：政协松桃苗族自治县委员会
编辑委员：（按姓氏笔划）

刘汉华 邢炳威 肖继光 宋 新
金 肇 林北辰 贺从宪 张发贵
姚 鹏

封面设计：聂忠邦

校 对：汪乃梁 杨代英

印 刷：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印刷厂

一九八三年一月

目 录

前 言	(1)
忆雅沙塘反伏击战	
.....张清田口述 松桃政协记录整理	(3)
长兴区解放初新政权建立的回忆片断	
.....许志南	(16)
苗族英雄龙世昌	
.....贺从宪	(27)
“江防总队”的来龙去脉及其第三大队在松桃的下场	
.....代同科 贺从宪 刘鸿域	(32)
罗启疆的一生	
..... <u>邓纯如</u> 李昌权 刘鸿域	(43)
黄昌俊烈士	
.....滕久祥 杨代英	(63)
松桃新学的倡导人——戴雅澄先生	
.....杨代英	(69)
松桃伪政府三十年见闻录	
..... <u>熊开玉</u>	(74)
解放前四十二年松桃历届县长简介	
.....杨代英 姚绍基等整理	(86)
松桃解放前后反动派“应变计划”的破灭	
.....杨伯雄	(107)
解放前松桃商会内幕	
..... <u>邓纯如</u>	(120)
松桃在辛亥革命中片断	
.....张志能 姚绍基	(130)
松桃卫生事业的回顾	
.....唐永江	(134)
松桃杨芳等诗、对选	
.....编委会搜集整理	(140)
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革命烈士英名录	
.....编 者	(149)

前 言

《松桃文史资料》于一九八一年六月出版第一辑之后，我们即着手进行本辑的搜集、整理和编写工作。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，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，现在，这本《松桃文史资料》第二辑，终于付梓问世了。

本辑资料内容，多系辛亥革命后至解放初期松桃地方史料。解放前的松桃，兵、匪、官、绅狼狈为奸，残酷地剥削、压榨、抢劫、杀害穷苦人民，松桃人民曾进行过不屈不挠的反抗，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，更在松桃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，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动人事迹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。记述革命前辈的战斗经历，缅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，再现反动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罪恶史，对激励我县人民特别是年青的一代投身四化建设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教材，无疑是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的。

编辑本辑文史资料，我们始终坚持尊重史实，实事求是，秉笔直书，不夸大，不缩小的原则，展示历史的本来面目。

继本辑资料之后，我们还将继续征集、编写和出版《松桃文史资料》的以后辑次，计划每年出一辑。我们殷切地希望有关人士积极提供稿件，踊跃来稿，对我们的工作予以鼓励和支持。

本辑资料在编写过程中，得到铜仁地委、松桃县委的大

力支持，承各单位、各方面朋友、同志的热情帮助，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。

松桃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

一九八二年十月

忆雅沙塘反伏击战

张清田 口述

松桃政协记录整理

我每次路过雅沙塘，总要停下来，看看这个三十多年前我和战友们战斗过的地方。在那次战斗中，我们有二十三位战友的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。我对这里的山山水水，一草一木，有着亲切的感情。环顾昔日的战场，走近曾经是战友们倒下去的地方，我的心情激动不已。同志们在极端不利的环境下，表现出来的那种不避艰险，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，那种勇猛无畏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，一直铭记在我的心头，时时鞭策和激励着我，使我在继承先烈们未竟事业的漫长征途上，未敢稍存懈怠。

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时机参加这次战斗的，又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担任这场战斗后一阶段的指挥员。这场战斗，由于匪众我寡，力量悬殊，又是在土匪布置好的埋伏圈内进行，所以，打得异常艰苦，令人惊心动魄。

那是一九五〇年六月上旬，贵州省军区文工团在松桃县城进行慰问演出结束后，分乘二辆卡车从松桃县城出发，准备经铜仁回贵阳，中途到盘信停下吃中饭。我当时是盘信区人民政府政委兼武工队队长，有事要去铜仁一趟，征得文工团领队、省军区宣传科徐科长同意，便与区通讯员潘德荣上了车，两车上已有八十余人，除文工团员外，还有一些搭乘便

科的当地党政工作人员、驻军的出差干部。所有在车上的同志，我一个也不认识。文工团女同志居多，除有数支道具枪外，没有武器；搭乘便车的人，除我和通讯员潘德荣各有一支短、长枪外，其余都无武器。

省军区文工团经铜仁来松桃时，铜仁军分区派一个步兵班由一个排长率领随车护送。步兵班共十一人，全都携带步枪。行车时，这个班的主力班、排长都在第一辆车上。

盘信土匪吴克慧、向良、张长仲、龙中文、朱子宾等，侦悉文工团在松桃演出已结束，即将乘车返贵阳，便勾结普觉的大匪首高竹梅，纠集匪徒五百多人，在雅沙塘偏北的尖坡附近设下伏击圈，企图将省文工团的同志消灭。

雅沙塘属盘信区辖地，距盘信十三公里，距铜仁三十二公里，是盘信到铜仁的必经之地。公路两旁都是山坡，山上树林丛丛，附近村寨稀疏。

四九年来，贵州全省都很顺利地解放了，但毗邻的四川省尚未完全解放。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分散在四川各地，企图作最后挣扎。为消灭这些残余势力，早日解放四川，解放贵州的二野五兵团马不停蹄地又全部入川去了。贵州各县、各区乡的政权都仍原封未动，地方反动势力、地主、土匪武装亦未被触及。五〇年元月，由各野战军和老解放区抽调了一部分干部，组成军政工作团分别到各县建立新政权。工作团人员不多，力量薄弱，没有解放军作后盾，工作很难开展。各地反动势力大耍两面派手段，见我们人多势强，就摇旗欢迎；人少势弱，就群起袭击，致使不少同志遭受杀害。当时的松桃，情况也是这样。

五〇年三月初，铜仁专员公署决定：暂撤出西五县的军

政工作团，把力量集中到东五县开展工作。我原在西五县的印江县，根据专署的决定，便与同县的三十余位同志到了松桃。松桃军政工作团政委魏焕斗同志分配我到盘信区任政治委员，与印江来的三十余位同志编为一个武工队，由我兼任队长，将武工队带到盘信。

盘信是苗族聚居地，是铜松公路的中间站，土匪十分猖獗，曾数度攻占盘信。三月底，当我率领武工队重新占领盘信时，区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已经撤离。我们到来后，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，宣传我党方针、政策，并在驻军的配合下（当时解放军一三七团一个营驻扎松桃县城），对该区几股主要土匪进行围剿，但都扑了空，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懂苗语，没有群众基础。土匪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，窃取我们的军事情报，等我们出击时，他们早已逃跑了。我们曾努力学习苗语，但时间短，收效微，远远不能适应当时斗争的需要。雅沙塘战斗的发生，正是地方反动势力与土匪不甘心自己的灭亡，向我军进行的一次疯狂反扑。

我在盘信上第一辆车后，站在紧靠驾驶台棚的车厢内，省军区徐科长和通讯员潘德荣在第二辆车上，两车相距三百公尺。当第一辆车驶近雅沙塘的尖坡附近时，右前方山头上突然出现几个人端着枪向我们奔下山来。我知道发生情况了，急拍驾驶台顶棚大声说：“停车，有土匪！”不待车停稳，我已跳了下来。几乎是同时，土匪的机枪响了，四面枪声大作，子弹暴雨似地朝我们射来。待车停稳，人都跳下来时，已有五、六人伤亡。情况太突然，下车后，一时找不到掩蔽处和射击位置。有的人紧靠着汽车，有的人躲到车底下，有的就地卧倒。稍过片刻，我们才占领了右侧的一条土坎作为射击位置。

开始还击。双方对射一段时间后，我观察一下战场，发现四周的山头都被土匪占领，人数很多。有的山头距我们不足一百公尺，最远的也只有二、三百公尺。我们完全陷在土匪的包围之中，而且暴露在土匪最密集的火网之内。我们占领了这条土坎，右边山头土匪的火力虽受到一定限制，但左边山头 and 右前方山头（即尖坡山），土匪的火力仍严重地威胁着我们；特别是右前方那座尖坡山上，土匪布置有一挺轻机枪，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，不仅居高临下地控制着战场，而且有效地封锁了我们向铜仁方向突围的通路。我们下车后，几位同志陆续伤亡，就是那个制高点的射击造成的。我想：处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，如土匪向我们发起冲击，后果将不堪设想，如固守这样的阵地，无异于等待死亡。指挥我们战斗的是铜仁军分区的那位排长。为扭转被动局面，摆脱险恶困境，排长决定组织一个突击组，袭击并夺取右前方那个制高点。他向步兵班长交代了战斗任务，在土匪密集的枪声中，亲自率领战斗组长（副班长）和两个战士，巧妙地利用地形、地物向制高点隐蔽前进。我们集中火力向制高点匪阵射击，掩护突击组袭击，并注视着制高点匪阵动静。这时各个山头上土匪仍朝我们射击，似未发现我们的突击组。突然，制高点附近出现了非常激烈的枪声，匪阵骚动起来，我们估计是突击组向土匪开火了。枪声一阵紧似一阵，旋即稀疏下来。不多久，突击组两个战士回来了。每人多背回一支枪和一条子弹带——排长和战斗组长牺牲了！原来，当他们刚刚接近制高点的半山腰时，被土匪发觉，土匪集中火力向他们射击，排长只好决定向匪阵强攻。在进攻中，排长和战斗组长先后牺牲。在这样的生死关头，失去战斗指挥员，对我们精神上

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。步兵班长从两个战士手中接过排长和战斗组长遗下的枪弹，转身交给一三七团两个出差的干部，便和另外两个战士一道，向制高点攻击前进。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为了我们的生存，为完成排长他们未完成的任务，为牺牲的烈士报仇去继续袭击匪徒，夺取制高点的。我们默默地祝愿他们胜利，目送他们一直到看不见为止。这时，土匪仍在继续向我们射击，嗥叫着要我们投降。这个山头嗥叫一阵，那个山头又接着嗥叫，气焰甚为嚣张。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都集中在班长等三位同志的身上，都焦急地等待着这次袭击的结果。不多久，制高点方向传来一阵对射的枪声，接着又稀疏下来，山头上匪阵中也并未出现较大的动乱。失利的预兆紧压在我们的心头，果然，没过多久，两个战士带着班长遗下的枪弹跑回来了。他们这次只到山麓即被土匪发觉，在一阵对射中，班长牺牲了！

突袭制高点战斗的再次失利，战斗指挥员的相继牺牲，使情况变得更加严重。土匪的枪声，要我们投降的嗥叫声，加上吹哨和“冲呀、杀呀”的叫嚣声，此起彼伏，似乎真的就要向我们冲下来。我因为与所有的同志原都不认识，战斗虽已进行近两个小时，时间却是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的，所以无法互相了解，一时也拿不定主意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一个文工团的女同志大声说：“我们就这样等死吗？你们男同志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挥战斗！”一位同志指着我对大家说：“叫他出来指挥，他是个区长。”可能是我当时穿的是一套由北方带来的兰制服，持有一支手枪，同志们便把我看成为区长。附近的几位同志都不约而同地支持那位同志的建议，要我出来指挥。他们说：“区长，你就出来指挥吧！我

们都听你的。”在这紧急的时刻，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对同志们的信任和委托，感到义不容辞，便毅然承担起指挥这场战斗的职责。

我知道，战场上的迟疑不决和错误的决定，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。土匪的猛烈射击与疯狂的叫嚣，使我没有与同志们商量的余地。我寻思一会，认为夺取制高点仍是摆脱当前被动局面的唯一出路。前两次的失利，主要原因是过早暴露我们的行动。我决定立即组织第三次突击，攻占制高点。我指定靠近我身边的四位持枪的同志为突击组成员（其中有两个是一三七团的干部，就是刚才接过排长和战斗组长枪弹的那两位同志；另外两位可能是文工团的男同志），并指定一三七团一个干部为组长。我特别嘱咐他们一定要利用地形、地物，逐个地隐蔽前进，出其不意进行突然袭击；我还提醒他们，前进时一定不要再走排长他们曾走过的路线。待他们行动后，我便开始检查剩下的人员和枪弹情况，但当时实在无法搞清人员伤亡和弹药的确切数字，我只知道枪支弹药已所剩无几了。这时制高点土匪阵地上还未见有任何异样行动，只见山顶上有人抱着小孩打着伞，悠闲地在观阵，他们可能认为我们已丧失战斗力，因而才如此肆无忌惮。不一会，我看到一三七团的干部回来了，就急不可待地问：“怎么样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已接近制高点的山脚，因为未见那两个同志跟上，打了一梭子弹就只好回来了。”我问：“那两个同志那里去了？”这时，从另外一个地方传来了那两个同志答话的声音：“我们的枪不能射击，枪膛内卡有弹壳，又没有通条通出来，所以没有跟上去。”原来，他们拿的是文工团的道具用枪。

这次突击的再度失利，使我认识到突击制高点的行动不能再持续下去。大白天以少数人仰攻力量比我强的敌人阵地，本来就非常困难，加上土匪已知道我们的意图，加强了防备，如再坚持下去，不仅将会增加伤亡，还会挫伤士气。这时已近下午四时，有些山头上的匪徒逐渐向我们逼近，看来，不等我们坚持到夜幕降临或救援的到来，他们就要向我们发起冲击。土匪炽烈的火力和更甚的叫嚣，证实这种冲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同志们都在焦灼地等待着我拿出主意。我急如火燎，尽力寻思，我想到强行突围，想到攻占另一山头，想到坚守等待救援……这些想法都被我自己迅速否定了：我们的力量太弱，女同志、徒手人员和伤员又这么多，又是在大白天，我们已暴露无遗……这些不利因素，我都考虑过。我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——如果与后面那辆车的同志会合，增强力量，再相机夺取山头，就可能改变现在所处的不利境况。战斗发生到现在，已经两个多小时，后面那辆车的情况，我们一点也不知道。“是的，向后车靠拢”，这一想法一下吸住了我，并在我的脑子里迅速形成一个具体行动方案。我立即把这一打算告诉在场的同志，得到了大家的支持。我要求同志们每四个人为一个组，利用地形、地物，秘密地逐个地向后车靠拢；伤员和女同志先转移，我们持枪在后掩护。大家很快就行动起来，当最后一个小组开始后撤时，我看到汽车底下还有一个男同志，我催他起来随我后撤。他说：“我那里也不走了。”我问他是什么单位的，为什么不走？他只说在铜仁专署财政科工作，就再不理我了。我一再叫他随我走，甚至拖他、踢他，他还是不肯起来，我没有办法，只好随着大家转移。解围后，我见这位同志被土匪杀死在汽车底下。

这位同志可能参加工作不久，被当时激烈的战斗吓坏了。

当我转移到后面那辆车附近时，看到汽车横在公路上，一个人也没有；先我撤下来的同志已在车的右边山脚下掩蔽着等我。我看到在他们掩蔽地的半山腰有一片很茂密的山林，看情况未被土匪占领，就立即率领大家进入这片林地。从林隙中看到第一辆车周围正聚集着很多土匪，争相抢夺车上的东西。靠近这辆车的各山头上的土匪，正陆续向那里跑去。其实车上除了一些演戏用的道具、服装和一部电影机外，没有什么东西。我们立即集中火力向车上和车子周围的匪群猛射，不少匪徒应声倒地，但抢夺并未停止，向车子奔跑的土匪也未停止。这个时候，原后车上的同志纷纷从他们隐蔽地出来与我们会合，其中有省军区的徐科长。原来，他们的车刚进入土匪设伏圈的边沿，就遭伏击，他们在混战中跑到这片密林隐蔽起来。我来不及询问他们的情况，因为这时我看见我们原先所在山头上的土匪，正纷纷沿着山梁向前边那辆车跑去。我必须抓住这个难得的战机，立即夺取这个山头。我纵身跳起，举枪向山顶跑去，一边跑一边高喊：“同志们，跟我来，攻占山头！”所有持枪的同志和部分徒手同志都跟了上来。出了林地，距山顶土匪的阵地还有一段开阔地，空荡荡的，当我们通过这段开阔地时，被对面山头和邻近山头的土匪看见了。他们一下子高嚷起来：“解放军上山了，解放军上山了！打呀！打呀！”接着，子弹雨点似地朝我们打来。同志们奋不顾身，加快速度向山顶攻击前进。忽然，我听到“唉”的一声，转头一看，我身边的一位同志倒下去了。我急步上前将他扶起，看到他的腹部已中三弹。他微微睁开眼睛，气息微弱地对我说：“区长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能跟你攻占山头

了！”说着，艰难地卸下枪弹交给我，倒在我的怀中。我轻轻地将他就地放平，安慰着他，但他已停止呼吸，听不到我的话了。我含着泪告别烈士，便与同志们一道猛攻匪阵。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，攻占这个山头，现在是最有利的时候，如稍有延误，战机可能一瞬即逝。因此，人人奋勇当先，个个勇往直前。这股锐不可当的英雄气概，把土匪压住了。大部分土匪因跑到前面车上抢东西，来不及回来，山上剩余的土匪惊慌万状，纷纷夺路逃跑。我们趁势占领了这座山头。

我决定用一切办法巩固已占领的山头，确保已经取得的主动权。这时，虽然有一部分土匪在对我们射击，並大叫大嚷，但大部分匪徒仍在抢夺前车上的东西。我利用这个机会，迅速将持枪的同志集中起来，並將手榴弹分配给一些徒手同志，组成四个战斗组，分别防守山头的四方。把防守的重点放在南面和靠公路的东面，女同志和伤员就由徐科长率领安排在较安全的北端。在各战斗组都占领阵地后，我就到各组之间了解战斗准备情况，鼓舞大家的战斗意志。同志们斗志昂扬，信心十足。我要求他们必须沉着应战，注意节省弹药，非到土匪逼近我们火力最有效的距离内，不予还击；我还提醒他们：土匪有可能向我们发起攻击，必须作最坏的打算。

土匪看到车上已无东西可抢，我们又占据了这座山头，醒悟到自己失算了，便恼羞成怒地纷纷向我们阵地围拢过来，包围圈在逐渐缩小。猛烈的枪声、声嘶力竭的叫喊声此起彼伏，特别是南面和公路方面的匪徒更是猖狂。我们利用地形，居高临下，严阵以待，一枪未发。土匪摸不清我们的虚实，进逼一阵后，停下来向我们射击一阵。相持了一段时间，我们

看到公路附近匪阵中有点异样，随着就见到数十匪徒开始向我们阵地逼近。他们前进一小段又停下来向我们射击一阵，见我们仍无动静，又前进一段，再停下来射击一阵。一直等到他们已进入我们最有效的射程内，我们才突然射击。几个土匪倒了下去，其余的都惊慌地溃退。从此以后，土匪再也不敢向我们发起攻击，他们的枪声和叫嚣声也逐渐减弱。这些乌合之众，看来，对我们已不可能有更大的威胁了。

我来到阵地的北端，准备了解一下这个方向的匪情，与徐科长交换下一步的行动意见。当时，有几位同志向我提出：利用这个时机，立即组织向盐信方向突围。我认为这个时候突围，持枪者和男同志比较容易，女同志和伤员就有困难。一旦我们的突围意图暴露，在突围途中被围击，匪众我寡，必然会遭受更大损失。于是，我决定天黑以后开始突围。我考虑到战斗发生到现在已近四个小时，援军可能到来。我的意见得到徐科长和在场同志的支持。我回到东面的阵地，一个同志突然向我提出：“区长，给我两个同志，我带去冲入匪阵，狠狠打击他们一下，活捉两个土匪回来！”他见我并没有立即赞同，以为我不认识他，对他不信任，便激动地说：“我名叫张敬国，共产党员，铜仁军分区组织干事，请你相信我！”我说：“我们人枪都少，弹药也所剩无几，阵地这么宽，再分散兵力不合适。”不待我说完，他就端着枪向公路方向匪阵跑去，一边高声说道：“我一个人也要狠狠揍他们一下！”我连喊数声，要他回来，但他仍旧继续向匪阵冲去。只见他很好地利用地形、地物，直跃进到匪阵前沿尚未被土匪发觉。他猛地站起，大吼一声：“不准动！”便向匪徒急射一梭子弹，随即就地卧倒，继续射击。土匪晕头转向，纷纷向后逃跑。

他追几步，打一梭子弹又卧下，这样反复数次，土匪发觉只有他一个人，便都停下来，回头向他射击。有几个土匪从侧面向他迂回过来。我叫同志们用火力压住迂回的匪徒，掩护他安全撤回。

时近黄昏，土匪的气焰越见减弱。我考虑着入夜突围问题，计算援军可能到达的时间。战斗发生后，我们虽未向有关方面发出求援信号，但我相信，盘信或铜仁方面，总会知道我们被土匪围困的消息的。忽然，有一个同志说：“区长，你听，我好象听见什么声音来了！”接着，有几个同志也说：

“是的，我也听到了，好象是汽车的响声！”大家顿时喜形于色，静静地倾听着。与此同时，铜仁方向的匪阵中出现了骚动，骚动很快蔓延到所有的匪阵，随即见他们没命地往公路两侧山上奔跑起来。还听到从匪阵中传来“解放军的车来了”的惊呼声。汽车的响声，越来越清晰，我们知道援救我们的人到了，都不约而同站起来向铜仁方向公路上眺望。只见两辆汽车，开到我们第一辆车处停了下来。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，迎着来车跑去。突然，从来车方向朝我们射来一排枪弹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大家都愕然。我叫大家就地卧倒，估计可能是有人把我们误认为土匪了，于是便大声与来人联系，很快地就联系上了。我们急跑到那里与他们会合。见面时，我们都热泪盈眶。当时的心情，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忆犹新。

会合后，我们惊愕不已：援军的人数，不足一个步兵班，两辆车上全装着食盐。原来他们并不是专程来援救我们的，两辆盐车中午由铜仁起运，准备到松桃交货。车到大兴后，听当地群众说：盘信方向的公路上有激烈的枪声，他们便停